



换位

DAVID LODGE

戴维·洛奇

张楠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Changing Places

换位

A Tale of Two Campuses

双校记

DAVID LODGE

戴维·洛奇

张楠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换位(英)洛奇(Lodge, D.)著;张楠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1

ISBN 978-7-5327-4132-8

I. 换... II. ①洛... ②张...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8946 号

David Lodge

CHANGING PLACES

CHANGING PLACES by DAVID LODGE

Copyright © 1975 by DAVID LODG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U. 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7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换位

Changing Places

David Lodge

戴维·洛奇 著

张楠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杨东霞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图字: 09-2004-720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170,000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4132-8/I · 2309

定价: 20.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6135113

谨将此书献给列尼和普丽西拉、
斯坦利和艾德丽安，以及西海岸
其他诸多友人

尽管本书写到的地点和社会事件与现实有某种雷同，但是书中的人物，无论作为个人还是学术机构成员，纯属虚构。卢密奇和尤福利亚这两个地方，可在一个喜剧世界的地图上找到，这个世界和我们居住的世界有相似之处，却不完全一样，它是幻想构建的天地。

一 飞行

一九六九年的第一天，在北极的高空，两位英国文学教授以两机相加一千二百英里的时速向彼此飞近。两架波音 707 飞机的密封舱保护他们免受稀薄又冷冽的空气侵袭，国际航空走廊万无一失的安排，也排除了他们发生碰撞的危险。尽管他们素未谋面，两人的大名却彼此知晓。事实上，接下来的六个月他俩要交换教职，此刻正前往就任。换了在交通较为悠闲的年代，他们或许可以用上人类某种有意思的姿态，为他俩路线的交叉做个标记：比如说，如果他俩分别在两艘远洋客轮的甲板上，两艘轮船的航线又正相交于大西洋的中部，他们就可以向对方挥手致意，另外腾出一只手来拿着望远镜恰好聚焦到对方；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当两列火车肩并肩停靠在（英国）汉普郡或（美国）中西部某处的同一车站时，两人可从包厢房窗口上演一出相互打量的小段子。比较害羞的一方以为自己的车厢终于移动的时候，感到如释重负，却发现原来是对方的火车先动了起来……不过，情况并非如此。由于两位是在飞机上，一个百无聊赖，另一个惶惑不安，都不愿向窗外眺望，——由于飞机彼

此相距太远，用肉眼根本难以看到另一架，所以他们的轨迹在转动的地球上那一个静点相交时，任何人都不曾留意，除了这部双重纪事的叙述者。

“双重”，既有广义的“两重”之意，也适用于电报行话所指的“可以同时双向发送信息的系统”（《牛津英语词典》）。如果你乐意，你可以想象这两位英国文学教授中的每一位（两人碰巧都四十岁）都靠一根弹力无穷的脐带与本土、工作地和家中的壁炉相联结。所谓脐带，乃由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构成，当教授以六百英里的时速在空中疾飞而过时，脐带不断地伸展，再伸展，直至几乎从视线中消失、但又从未临近完全断裂的地步。再进一步想象，当他俩在北极的冰帽上面对面飞过时，他们各自的波音机驾驶员，无视规章条例和技术的可行性，开始做出一系列顽皮的特技动作——像一对交尾的蓝鸟般做十字交叉飞行、俯冲、高翔和翻圈飞行，从而把上文提到的两根脐带彻底纠缠成一团，过后才冷静下来，按规定的方式继续向前飞行。这样，当两人踏上对方地盘并从事工作和享乐时，其中一方传回老家的任何振动都会被另一方所感知，反之亦然；这振动还会传回振源，只是已被另一方的反应造成微妙的变化，而传递的途径可能恰恰是另一方的通讯脐带，这一脐带毕竟已在他新抵达的地方扎定下来。因此，不久整个系统就开始因为教授甲和教授乙之间来来回回的振动而颤响，一会儿沿着这条线，一会儿沿着那条线，有时始于一条线而终于另一条线。换句话说，如果两个人换位达半年之久，尽管两种环境迥异，两人的性格有别，而且他们对整个交流安排的态度不同，但他们对彼此的命运相互产生影响，甚至在某些方面反射出对方的经历，也不足为奇。

我们可以从我们有利的叙述高度(比任何喷气飞机还高)一眼看出众多区别中的一点。显然，正向西飞行的菲利普·斯沃洛身子僵硬，坐姿笔直，对给他送上一杯橙汁的女乘务员感激不尽，可见他还习惯坐飞机旅行；而莫里斯·扎普无精打采地窝在他向东飞行的机舱座位里，嚼着一根掐灭的雪茄(空中小姐已叫他灭烟)并怒视着盛有波旁威士忌酒的塑料杯子里正在融化的一丁点儿冰块。无疑长途飞行对他来说已熟悉得再乏味没有了。

其实，菲利普·斯沃洛以前坐过飞机，但次数不多，间隔又长，以致每次飞行他都遭受同样的精神创伤：恐惧和安心一阵阵交替，以持续不断和令人精疲力竭的节奏让他的神经系统一会儿高度紧张，一会儿舒缓放松。当他在陆地上准备此次旅程时，他总是以愉悦的心情想象飞行——高翔、高翔，直上蔚蓝的重霄，人在飞机中就好似在摇篮里。从远处望去，飞机在空中翱翔时游刃有余，仿佛是天穹自身的一件雕塑品。可当他到达机场，听到喷气发动机的尖啸而却步时，他的自信也开始消失。在空中，飞机看上去那么小，在跑道上它们却是庞然大物，因而近距离看，它们肯定更大——但其实并非如此。比如他所乘的飞机，正停在候机大厅的窗外，看上去就容纳不下所有要登机的乘客。这一印象在他穿过登机桥进入机舱时再次得以印证，机舱就像一只填满扭动着的四肢的狭长试管。但是当他和其他乘客都坐定之后，他又感觉良好了。座位极其舒适，使人坐定以后不想再动，而走廊可以随时让人自由行走，这又颇让人安心。机上播出舒心的音乐，灯光柔和，女乘务员送来晨报，他的行李已安全放在飞机某处，即便没有，那也不是他

的过错，这点至关重要。飞行毕竟是旅行的唯一方式。

但是当飞机滑行到跑道时，他错不该往窗外张望，看到机翼轻软上下颤动，翼片板块和铆钉几乎清晰可见，这让他心惊。油漆的标记已经日晒雨打，引擎罩上还有一条一条的煤烟。他这才意识到，他毕竟是把生命托付给了一部机器，它不过是人手制造出来的东西，易出毛病又易腐烂。所以即使在飞机已稳稳爬升到天空时，他仍是这样时喜时忧，自信和愉快时不时被一阵阵恐慌和空虚所搅扰。

同行乘客的镇静始终令他感到钦羨。他仔细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对菲利普·斯沃洛而言，飞行从本质上说就像演戏，而他就像一个勇气十足的业余演员，混在熟记台词的专业演员群中，决心要站住脚跟。说真的，他也是用这种精神来对付生活中的大多数挑战的。他是一个富有模仿力的人，缺乏自信，急于取悦于人，极易受别人的暗示影响。

以为莫里斯·扎普在他的飞机上并没被同样的不安所困扰是很自然的，可事实并非如此。他是国内航班的老主顾了，为了各种会议、演讲和公差，他几乎飞遍美利坚合众国辖下的大部分州，飞机时有坠毁的情况自然逃不过他的注意。他生来就不信任宇宙和上帝，对于后者，他有时称之为“非上帝”（他会指着太平洋上星光点点的夜空问道，“怎么能把它归结于上帝呢？看看这大片荒凉吧！”），他登机时，忙碌的大脑的某一个部位很少不产生这样的念头：他可能要成为全国各电视台“本周空难”报道的主角了。通常这种病态的想法只在起飞和降落时萦绕在他的脑际，因为他在什么

地方看到过所有空难的百分之八十发生在起飞或降落时——这一数字并不令他感到意外，厄瑟普机场就多次发生他乘坐的飞机在空中盘旋候命一个来小时的情形：五十架飞机在空中盘旋，另外五十架每隔九十秒钟起飞，整个杂耍似的活动就靠一台电脑控制，所以只须一根保险丝熔断，航空公司的竞争就会演变成公开的空战。各航空公司雇来退役的神风队自杀飞行员要在空中摧毁对方的飞机：环球航空公司的波音撞向泛美航空公司的波音；美利坚航空公司的DC8型飞机将联合航空的飞机一下子撞出后者所谓的“亲善天空”（哈！）；相互竞争的短程往返飞机更是迎头相撞。顿时，机翼、舱体、引擎、乘客、化学马桶、空中小姐、菜单和塑料餐具从云端倾泻而下（莫里斯·扎普有时会有灾难性的幻想，这年头哪个美国人没有呢？），真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工业污染。

选择北极路线直飞伦敦，而不是经纽约转机，扎普正是考虑到自己置身于那种人类终极灾难式事故的概率也减小了百分之五十。但另一重忧虑又抵消着这一令人欣慰的想法，那就是他乘坐的是包机，而包机（他也读到过）坠毁的可能性要比定期航班高出几倍。他推断，包机是早已过了黄金时段的飞行器，由低级贩子当废铜烂铁从各大航空公司买来，再转手卖给档次更低的小贩（比如这架飞机，属于一家名为“奥比斯”（Orbis）的公司，这个唬人的拉丁名字一点不能赢得人们的信任，他忍不住猜想，拍一张紫外线照片，就可以显露它新刷的油漆层下面有十四家不同航空公司的徽标），交给过了最佳年龄段的机师驾驶，他们不是酒鬼就是患有精神分裂，要不就是手指颤抖，曾遭遇紧急迫降，冰暴，被疯狂的阿拉伯人和挥动着炸药棒或从廉价商店买来的手枪的思乡古巴人劫持。况

且，这是他首次在水上飞行（没错，莫里斯·扎普之前从未离开过北美大陆的庇护，这在他所任教大学的教员中是独一无二的骄人纪录），而他又不会游泳。起飞前关于如何使用充气救生衣的程式化演示让他感觉陌生和不安。那种帆布加橡胶的装置，只有拜物教徒才认为是什么了不得的好东西；万一出现意外，他不可能钻进这种装置，正如不可能扎进正做示范的空中小姐的怀里一样。再说，他在座位下面救生衣应在之处摸索半天什么也没找着。他只是不愿当着邻座戴一副超大眼镜的金发女子的面，作出双膝跪地、双手摸索的不雅之举罢了。他让长臂猿似的手臂无力地垂在座椅的边缘，手指像偷偷把口香糖或鼻垢粘在角落里那样不事声张地在座椅下面触摸。有一阵，当他的手臂不能再伸长时，他总算摸着了什么，却原来是邻座的一条腿，它顿时便愤怒地挪开了。他转过脸对着她，不是要道歉（莫里斯·扎普从不道歉），而是要向她投去有名的“扎普逼视”，据说这逼视保准让二十码以内的任何人却步，大学校长和黑豹党人概莫能外，结果却撞上一袭穿不透的金色发帘。

最终他放弃了寻找救生衣的努力，是因为想起屁股下面的大海此刻毕竟已经冻结，但这一想法并不能让他放心。不，这不是莫里斯·耶·扎普最舒心的一次飞行（“耶和华”，有女孩问他的中名时，他总会从嘴角咕哝着说，且总是奏效；所有女人都渴望被神所操，这是所有宗教的来源——“看看那些神话吧，勒达和宙斯化作的天鹅，伊希斯和奥西里斯判官，玛丽和圣灵”——扎普在研究生讨论课上如此说，还用“逼视”的目光把一对坐立不安的修女盯定在她们的座位上）。这架飞机有点蹊跷，他暗想——不只是航空公司那不可思议的拉丁名字，找不着的救生衣，在他身下数十亿吨的

冰块或者他面前波旁威士忌中溶化的微小立方块——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可他现在还想不出个头绪。趁莫里斯·扎普琢磨这个问题的当儿，我们可以花点时间解释一下是什么同时把他和菲利普·斯沃洛在这一难以确定的时刻(因为此刻每个人的手表都报时有误)带到北极空中的。

尤福利亚州州立大学(口语中简称尤州州大)和卢密奇大学在每一学年的下半年都会交换访问教师，这一计划由来已久。两所大学风格迥异、天各一方，怎么会发生这种联系呢？原因非常简单。原来两所校园的建筑师不谋而合，他们各自设计的校园标志性建筑具有相同的创意，那就是比萨斜塔的复制品。在尤州州大，它由白石建造，是原塔尺寸的两倍；在卢密奇，它由红砖按比例缩小后砌成，只不过在两校，斜塔都已恢复垂直。交流计划正是为了纪念这一巧合而制定的。

根据最初的协议，每位访客都按级别和资历根据东道主学校的工资标准领取薪酬，但是如果按照卢密奇的月薪水平，没有一个美国人能够靠这点钱维持几天生计，所以尤州州大就自己贴钱给它派出的教师补足差额，而付给英国访问教师报酬之丰则是他们在做最离谱的美梦时都不敢奢望的，同时还毫不歧视地赋予他们“客座教授”的称号。这一安排对英国的参与者有利还不止于此。尤福利亚是美国西海岸一个幅员小而人口多的州，坐落于南北加州之间，这儿有山有水，还有红杉树森林、金色的海滩和无与伦比的海湾；位于柏罗丁的尤州大学正对着海湾另一边光鲜、迷人的城市厄瑟普——尤福利亚被许多世界主义专家视为全球最惬意宜人的环境之

一。而卢密奇，即使在建城之初，元老们也不会为它去争同等的评价。卢密奇不过是一座大而无当、粗俗丑陋的工业城市，横陈于英国中部，地处三条高速公路、二十六条铁路线和半打枯涸运河的交汇点上。

再有，尤州州大当初不惜拼命利用自己的财富，重金聘来它能发掘到的最优秀的学者，并慷慨地为他们提供实验室、图书馆、研究经费和面目姣好且腿部修长的秘书来笼络他们的心，这才慢慢跻身于美国主要大学的行列。到一九六九年，尤州州大作为一个学术中心或许已达到它的鼎盛期，且已开始走下坡路了——部分原因是学生造反分子的破坏速度加快，另一部分原因是曾当过电影演员的右翼州长罗纳德·达克所施加的反向压力。不过毕竟这所大学的资深教员素质不俗，积累的资源又雄厚，所以它的名望不会在短期内一落千丈。总而言之，尤福利亚在全球的资深教员休息室里仍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另一边的卢密奇，无论规模还是名声，最多也就是一个中不溜秋的院校，近来和多数同类英国大学（平民红砖院校）一样遭受着惨痛的命运：五十年来它一直和两所以古老著称的大学进行着激烈的竞争，而正当与它们拉平之际，又在名声和威望上败给了一批以新颖著称的后起之秀。校园因此弥漫着不满和气馁情绪，就好似一个从未爆发过资产阶级革命，而是从贵族掌权直接过渡到无产阶级当政的社会里中产阶级的情绪。

出于上述原因和别的一些原因，最有资格和年资最深的教员无不竞相角逐代表卢密奇在尤州州大工作的这一殊荣；而尤州州大，倘若实话实说，有时确实会遇到难以说服教员去卢密奇的尴尬。尤州州大的教师队伍，那个精英团体的成员们，获取研究经费和奖励

基金就像别人随手买顶帽子般轻而易举。他们到欧洲根本不是为了教书，更别提在他们几乎闻所未闻的卢密奇教书了。因此，到卢密奇的美国访问学者往往是刚出道的和/或无名之辈；还有那些无法寻得其他途径来英国的坚定亲英分子；或者，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是一些深奥学科，如家庭器具技术、轮胎科学和可可豆的生物化学中某一个领域的专家，卢密奇凭借当地工业的支持在这些学科建立了不容挑战的优势。

然而，菲利普·斯沃洛和莫里斯·扎普的交换却有悖于这一常规。扎普大名鼎鼎，而斯沃洛却不然。扎普早在读研究生期间就在《美国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上发表文章；他曾令人羡慕地得到尤州大提供的首份工作机会，但坚持要求聘金加倍，结果如愿以偿；他三十岁时就已经出版过五本噱得邪乎的大作（其中四本是关于简·奥斯丁的），还在这一超前的年龄获得了正教授的职称。斯沃洛在本系之外鲜为人知，他除了少数论文和书评外乏善可陈，他的工资按讲师级差每年的标准升幅缓缓上涨，目前已见顶，晋升的希望渺茫。不是说菲利普·斯沃洛缺乏才智或能力，他只是欠缺毅力和抱负，还有扎普所充分具备的那种职业杀手才有的本能。

在这一点上，两人分别体现了各自所经历的教育体制的特点。在美国，取得学士学位并不太难，学生有充分的空间自由发展，可以从容地积累必需的学分，作弊轻而易举，对于最终的结果也没有太多的悬念或忧虑。因而他（或她）可以自由地全身心投入到自己在青春期最后几年正常的爱好中去——运动、酒精、娱乐还有异性。压力真正开始是在研究生阶段，这期间学生要在一系列艰涩的课程和苛严的评估中千锤百炼，直到他被认为是足以取得博士学位的荣誉

为止。至此，他已经投入那么多时间和金钱，以至除了走学术之路外任何其他职业生涯都变得无法想象，而在这条路上不取得成功更是难以忍受。总之，他已经做好从事这一职业的准备，即使就自由竞争的精神而言，其险峻程度实不亚于华尔街。这一行当中的每一个学者兼教师都与他的雇主签订个人合约，并可自由地把他的服务卖给出价更高的主儿。

在英国的体制中，竞争开始和结束都要早得多。在我们的教育规则中，学生要像洗牌再切牌那样经历四次筛选和淘汰——中学升学考试，十六岁考试，十八岁考试和二十岁考试——在每一次考试中都名列前茅的人当然最开心，不过最后一次尤为重要，它被称之为“课程终结考试”。顾名思义，之后就不会再有重大考试了。英国的研究生是孤独又绝望的个体，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或者试图取悦何人——你在鲍德利图书馆^①和大英博物馆附近的茶室里只要看看他们呆滞的目光就可以辨认出他们，那是患上炮弹恐惧症的老兵的迷离眼神，对那些老兵来说，自从大决战^②以来，世上一切已变得虚无缥缈了。英国的研究生只要设法谋得第一份工作，短期之内就不会有太大的障碍，因为在英国的大学中终身任期几乎是自动取得的，而且每个人的薪酬标准都一样。但是到了一定岁数，当晋升和系主任之类的头衔开始萦绕脑际时，他就会以愁闷的怀旧之情回首往昔，那时他的智力鲜活，头脑清晰，奔着专一、积极进取的

① the Bodleian, 牛津大学图书馆。

② the Big Push,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索姆河战役。一九一六年七月一日，英法军队向驻守在索姆河地区的德国第二集团军发起进攻，此战役规模大、耗时长，双方死伤惨重。

目标而去。

菲利普·斯沃洛正是如此被这种体制培养又摧毁的。他喜欢考试，而且总是成绩优异。课程终结考试，就很多方面而言，都是他生命中最辉煌的时刻。他经常梦到自己再次参加那些科目的考试，那可真是美梦。梦醒后，他能毫不费力地回忆起在那个炎热、遥远的六月里他在每张试卷上选择回答的问题。终结考试前的那几个月里，他精心准备，把经过提炼的知识一点一滴填满自己的大脑，直到第一门考试(古英语规定课文)前一天晚上，那些知识几乎要溢出脑海了。随后的十天，每天早晨他把这一宝贵的脑容器载入考场，然后把定量的知识倾倒在四开本横线纸上。日复一日，容器内的储存不断减少，直到第十天容器全部倒空，杯中物耗尽，餐具柜里空空如也。接下来的年月里，他试着再度把头脑充满，但已是时过境迁了。目的感不复存在——他无需贮藏知识来避免“大清算”，因而他掌握知识有多迅速，知识漏失也就有多快。

菲利普·斯沃洛是一个真心喜爱各种不同文学样式之人，不问古今，对贝奥武夫和弗吉尼亚·伍尔夫一样喜欢，对《等待戈多》和《农妇格登的针》同等钟爱。偶尔发生手边恰好没有雅驯的书面文字可读的情况，那他就会专注地阅读玉米片包装袋背面的文字、打印在火车票上的小字和一块板邮票附加的广告用语。然而，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文字迷恋，恰恰阻碍了他在某一“领域”内独树一帜。他最初研究过简·奥斯丁，但从那之后，他关注的课题包罗万象，诸如中世纪的布道文、伊丽莎白时期的十四行诗组、王政复辟时期的英雄悲剧、十八世纪的单页民谣、威廉·戈德温的小说、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的诗歌以及萧伯纳剧本中蕴涵的荒诞派

戏剧的前奏等等。这些研究项目没有一个得以完成。事实上，没等到草拟出一份初步的参考书目之前他常常就分神了，转而对某个截然不同的题目发生了兴趣，要不又去重续旧欢。他在英国文学的书架之间来回奔跑，就像一个孩子进了玩具店——不愿选中一件而放弃其他，到头来只落得两手空空。

菲利普只在一个方面出类拔萃，尽管也只是限于他本系的范围。他是本科生们的绝佳考官：一丝不苟，勤奋，严格而又公道。没人能凭着他那种绝对自信的针对性打出像“B+ / B+ ? +”这么精确入微的分数，或者振振有词又令人信服地对分数做出合理解释。在系里讨论考卷题目草稿的会议上，他的同事们都非常怕他，因为他那锋利的目光时刻盯着含糊的题解要求、往年考卷题目的重复以及可能让考生得以在两个问题中使用同一答案的不慎疏忽。他本人出的考卷可算艺术品，是长时间乐此不疲劳心的成果。他小修小补，润色再三，字斟句酌、娴熟地驾驭选择题，审慎地平衡关于知名作家的复杂问题和关于无名作家的易答问题；他鼓励考生思考，引例，评论，分析，回应，做出比较评估或者（作为最后一招）讨论一些机智出色的警句，这些警句看似引自匿名的评家，实为他自己的创造。

一次，有个同事曾说，菲利普应该把他的试卷结集出版。这一建议原本是讥笑，没想到菲利普还颇为当真——经过几小时头晕目眩的审视，他发现这是一个填补他学术空白的天赐良机。于是他构思一部形式经过彻底革新的批评著作，一本由清一色问题组成的英国文学概览，简明却又全面，印刷精美，问题与问题之间留出大片空白。那些问题将是浓缩、雄辩、深思的奇迹，可以一读再读，供